



## 華視新聞主播 徐俊相學長

文·林宏聰 圖·徐俊相

他按下四十三樓的按鍵，不安地等著電梯緩緩上升。電梯門一打開，是港都電台的大廳，耳邊飄來清柔的音樂聲。一名櫃臺小姐瞧了他一眼，冷冷地問：「有什麼事情嗎？」他吞了吞口水，以一種壯士斷腕的口吻說：「我要應徵，能不能跟你們談談？五分鐘就好…！」

五分鐘之後，他獲得第一份工作，港都電台記者兼主持人，這是他走向人群的一張入場券。他知道從此無愧於自己，因為他誠實面對了內心深處對傳播工作的渴望。

過了幾年，我們在華視晚間新聞看到他的播報。他是徐俊相，一個畢業於交大機械研究所的新聞主播。

## 搬水泥的大學生

如果要說華視主播徐俊相畢業於交大，恐怕很難令人相信。但事實上，他不僅畢業於交大機械系，還考上機械所，在交大讀書的時間長達六年，是個貨真價實的交大人。

「可是很奇怪，認識我的每一個人，都不認為我是個理工科系的學生。」徐俊相承認，從小時候開始，他就感覺自己渾身充滿了表演慾，簡單來講，是個非常「愛現」的小孩。他回想起每年中秋節，大家庭的堂兄弟姊妹齊聚一堂，總有二、三十個小朋友。大人們爲了炒熱氣氛，想出一個半鼓勵半誘拐的點子：小朋友上台表演唱歌，一首歌賞一塊錢！「我常常是那個錢拿最多的！」徐俊相一方面滿足他的表演慾望，一方面也爲自己賺進滿滿的零用錢。

徐俊相是桃園人，家裡人口眾多，上頭有五個兄姐，他排行老么，跟大姊相差十五歲。國中時候他住在姊姊家，姊姊帶著他去買太子龍的學生制服，還被賣制服的老闆誤認爲是姊姊的兒子。與年長兄姐長期相處，讓徐俊相養成超齡的早熟，常常思考自己未來應該走什麼樣的路。

然而，雖然日後證明他是個傑出的主播，新聞記者這個職業卻從來不在他的選項之中。

「你記得國小時候的國語文競賽嗎？我從來都沒有參加過耶！」徐俊相回憶起，雖然當年他的表現也不錯，但總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位，每次學校舉辦國語文競賽，老師總是會指派班上第一名的同學去參加。

他還記得有一次，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對他說：「俊相那麼會說話，以後就去當律師好了！」這句話應該是個非常正面的肯定，但當時他小小的腦袋裡卻想著：「第一名的同學才能當醫生，醫生可以賺很多錢—可是老師叫我去當律師，是不是瞧不起我啊？」

事實上，徐俊相真的很會說話，也很懂得如何跟人相處溝通。這個他稱之爲天賦的禮物，其實也應該要歸功於他的家庭環境。父親經營一家建材行，總是會有一些砂石車司機、土水師傅和搬運工人在家裡來來去去，徐俊相很習慣於跟他們攀談，無形中擴展了他的交友範圍。他說：「很多人看到砂石車司機機會心生害怕，更不用說要去跟他們聊天了，可是這些人對我而言卻非常熟悉……。」

他想起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，準備上成功嶺之前，他頂著準交大學生的頭銜，跟這些土水師傅一起搬水泥、搬磚頭。一般人可能認爲低下的工作，徐俊相做起來卻甘之如飴。他認爲：「這些人用他們的汗水、勞力賺錢來餵養



機械系傳播人



播報開票新聞(縣市長選舉)

我，我只不過是幫他們一點忙，順便鍛鍊自己的體力，很正常啊！」

就是這種和光同塵的個性，讓徐俊相的交友範圍大大擴展，對他日後的新聞工作助益匪淺。那個時候，他晚上還跑去跟工人們一起喝酒聊天，跟他們「搏感情」。最後終於贏得這些

叔叔伯伯的認同，稱讚他說：「這個囡仔不簡單，又會讀書，又肯做事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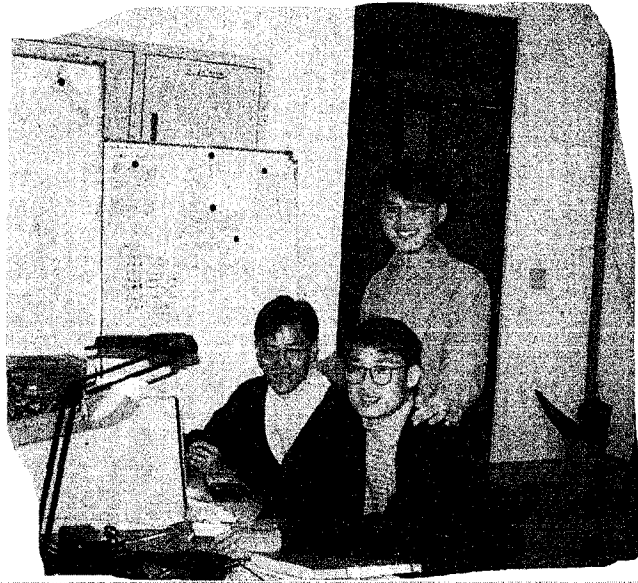
徐俊相非常享受別人對他的認同，但是對於自己人生出路的認同卻不是那麼順利。「我從高中開始，就知道自己喜歡唸的其實是社會組！」然而，在那個封閉的年代，「功課好就去唸自然組」的觀念深植人心，徐俊相也不例外。

功課一直不錯的他，非常自然地選讀理工。大學聯考成績公布之後，他考了四百多分，家人陪著他填志願卡，一個志願、一個志願填下來，最後選擇交大機械系。一開始他還沈浸在交大學生的光環中，但實際就讀之後，竟然有一種誤入歧途的感覺。

## 「像這樣的生活」過了六年

說誤入歧途或許嚴重了些，但事實上，他很外地體認到自己對機械缺乏熱情。大學的時候，他在機械系的系刊發表了一篇作品，題目是「有一種生活像這樣」，描述他大一、大二的心情轉變。

文章裡談到，大一新鮮人的他對交大非常有認同感，為自己能夠擠身「台清交」優秀學府的行列而自豪；但是到了大二，同學們開始戲稱「機械系的男生最夠力：動力、靜力、流力跟熱力」，原來是指機械系必須精通動態力學、靜態力學、流體力學和熱力學，簡直是要人命，每個機械系學生都被繁重的課業操得半死。



機械系逃兵——當年在金甘平老師實驗室的老照片

也就是從大二開始，徐俊相深覺不妙，無論自己再怎麼努力，總是只有七十分的水準，努力與實際表現不成正比，但從小到大的成長經驗告訴他，他的能力應該不只如此，所以他開始思考：「是不是我走錯路了？」

轉換跑道並不如想像中簡單，大學時期徐俊相雖然曾經想要轉系，甚至認真地跟家人討論轉往管理科學系或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，

但是不獲支持。家人們依舊認為工程師是個相對有保障的出路，因此說服他打消念頭，他只好繼續在機械領域苦撐。

然而，不僅他自己讀得索然無味，旁人也一樣看得出徐俊相對機械興趣缺缺。大學畢業那一年，導師成維華對他說：「俊相，如果哪一天你回來找我，告訴我你當了導演，我一點都不意外…。」當導演這個說法是誇張了點，不過也證明在老師的眼裡，徐俊相什麼工作都能做，就是不像個典型的工程師。

請他重新檢視，他覺得自己缺乏對單一學問專注投入的貫徹力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比典型理工學生來得隨興，他喜歡接觸不同的事物，喜歡涉獵廣泛的知識。他說：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老師說我應該去當導演，不過確實一堆同學在一起聊天，我天馬行空亂扯的功力就跟別人不一樣。」然而當時，徐俊相仍然沒有下定轉換跑道的決心。

大四畢業那一年，徐俊相為了不進園區當工程師，發奮考上交大機械所。對他來說，延緩就業就是多給自己一些思考的時間。然而，開學兩個禮拜後，上了一門中等動力學的課，他冒著冷汗心想：「不妙！我怎麼會在跟這麼難的方程式…肉搏？」

研究所的磨難真的是肉搏，畢業論文如果順利做出來就恭喜過關，否則也只好乖乖再留一年。不過正因為指導教授金甘平老師的訓練，使他練就基本的寫作能力、溝通能力與開闊的視野，更重要的是培養了自信心，他知道從交大「磨」出來的學生，肯定夠水準接受社會的考驗。

金甘平老師不僅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對學生的關心也是無微不至，他總是默默地觀察徐俊相的日常表現。徐俊相記得研究所二年級下學期，論文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，有一次金老師找他去談：「我覺得你很 well-socialized，你還考慮當工程師嗎？你到底想做什麼？」

老師徹底說中徐俊相的心聲，也讓他思考自己究竟想過什麼樣的生活。後來金老師不幸過世，徐俊相時常思念這位關心學生的老師，他強調：「能夠拜在金老師的師門之下，是我一生的榮幸。」

## 勇敢出走，當個快樂播音員

畢業之後，徐俊相在高雄左營服兵役，他真正覺悟也是在那個時候。

退伍之前的某一個晚上，他跟同袍們喝酒，微醺之際他們互訴未來的人生夢想。一位同梯嚴肅地告訴他：「我覺得你待在工廠太可惜了，你應該走入人群，你應該被看到。」

不曉得跟酒精的催化有沒有關係，徐俊相那個時候宛如大夢初醒，一幅景象在他腦海裡浮現：「等我 35 歲，也許是在園區當工程師，做兩天、休兩天，累得半死。有一天中午醒來準備去上班，然後我突然想起有一件事情是我年輕的時候很想去做的，我覺得那會是…想哭但是哭不出來。因為已經三十五歲，沒有回頭的機會了。」越是這樣想，他的勇氣就源源不絕地生了出來。

為了避免遺憾，他瞞著家人，跟同袍借了一台小摩托車，直奔位於高雄市區的港都電台。雖然之前他已經知道港都電台正在徵記者，但是當時他並不確定自己能夠做些什麼。僅僅憑著一股勇氣，他換了兩次電梯，來到 43 樓的電台，當時大廳裡正播放著歌手梁詠琪的〈短髮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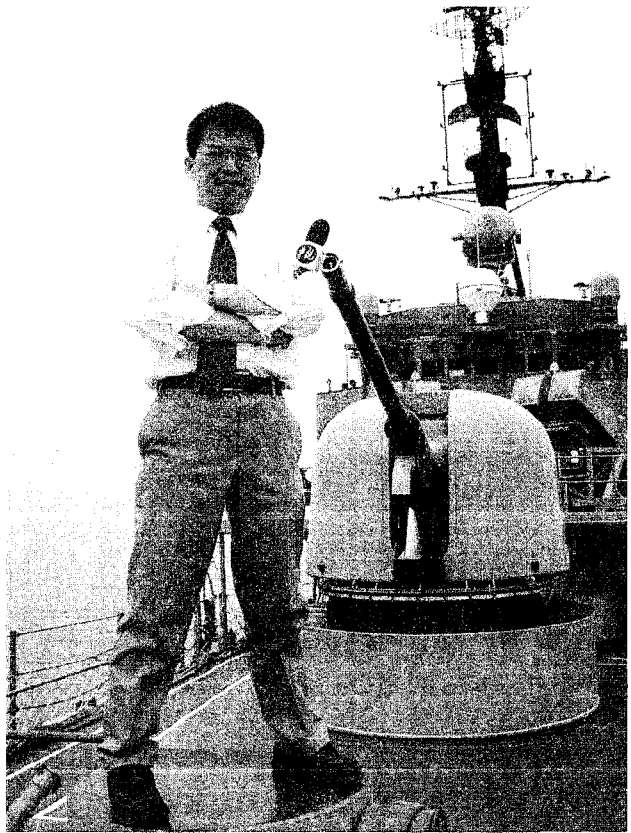
他幾乎是用吼的對櫃臺小姐說：「我想要應徵。可不可以跟你們聊聊？五分鐘就好！」因為他知道，要是不跨出這一步，他會錯失逐夢的勇氣，他會永遠討厭自己的懦弱。在那五分鐘裡，他在主管面前，毫不掩飾地表達自己對廣播工作的熱情，也展現了相當的自信，最後終於獲得第一份傳播工作。

現在他回想起來，當時的場景其實非常荒唐，一個交大機械研究所的畢業生，任何傳播工作的經驗都沒有，甚至連自己會什麼都不知道，就直闖電台大門。也許是命運安排，港都電台總經理倪蓓蓓慧眼識英雄，願意給他一個機會，否則現在臺灣可能多了一位工程師，少了一位專業新聞主播。

由於廣播電台通常是以音樂節目為主，普遍不重視新聞，徐俊相形容自己被「丟」到新聞組，作為一名基層記者，採訪、寫稿、過音、推音軌樣樣從

頭學起。

他一開始負責跑高雄府會新聞，月薪僅僅兩萬二，他每個月必須跟家裡伸手要六千元，才夠應付日常開銷。即使生活過得艱苦，徐俊相卻做得非常開心。半年之後他有了自己的第一個節目，負責應付觀眾來信點歌。一年之後，等他操作更上手了，長官派給他兩個小時的節目，每天早上七點到九點，高雄的聽眾不管是在早餐桌上、還是開車上班的途中，總會聽到他渾厚的嗓音：「您好，歡迎收聽今天的港都 Sun Rise，我是俊相，你醒了沒有？節目一開始給你聽這首歌曲，起床囉…！」



機械系傳播人

做廣播節目的徐俊相是快樂的，他形容自己是一個渴了半輩子的人，突然有一杯清涼的水擺在面前，當然是喝得又急又暢快。

他曾經半夜二、三點跑去旗津輪渡站，錄輪船入港的氣笛聲，還跑去柴山動物園，錄獅子獵食的聲音，然後等到週末時，將這些片段的聲音串成一個完整的高雄故事，講給土生土長的高雄人聽。

「你很難想像，一個外地人來看高雄，竟然會引起在地人的共鳴耶！」徐俊相憑著對周邊事物的敏感度，以及一股對廣播節目的熱情，在高雄闖出成績，慢慢擁有一批死忠的聽眾。

當時東森南部新聞中心的主任楊和倫也是他的聽眾之一，他非常欣賞徐俊相，主動打電話挖角。徐俊相因而轉戰電視，一路從東森到華視，從高雄到台北，他採訪過一次又一次的重大事件，隨著社會脈動一起成長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對工作的執著終於打動了家人，當父親在電視上看到他做的新聞，也會驕傲的說：「這是我的兒子啦！」

「晚安您好，歡迎收看華視晚間新聞！」這是徐俊相每天晚上必定會對電

視機前觀眾說的一句話。算一算，主播台上的日子已經過了六年，從科學園區的逃兵，一躍成為螢光幕前的專業主播，徐俊相從來沒有喊過一聲苦，沒有叫過一句累。

雖然交大的好同學現在早已經年薪百萬，但至今仍以摩托車代步的他，仍然滿足地說：「當我想到明天一早要繼續我最愛的新聞工作，嘴角總會浮現出快樂的笑容——我就知道當初的選擇是對的啦！」友聲



徐俊相學長小檔案：

學歷：交通大學機械學系 82 級／交通大學機械研究所 84 級

經歷：港都電台記者兼節目主持人／東森新聞記者

現職：華視晚間新聞主播／華視新聞政治中心副主任

## 友聲徵信

### 九十五年五月份、六月份

賈駿祥	土木 37 級	續訂一年
林金田	電信 66 級	續訂五年
江昭彥	電研 55 級	永久訂閱
林伏濤	管理系	續訂一年
凌雲鵬	上海交大運輸系	續訂一年
鄧啓福	電研 49 級	贊助 NT\$500 元
龐家元	控工 77 級	贊助 NT\$1000 元
郭鴻均	電信 78 級	永久訂閱
郭鴻均	電信 78 級	贊助友聲 NT\$10,000 元
蔡翔甫	電控 61 級	贊助友聲 NT\$5,000 元